書名　新刊鶴林玉露十八卷　慶長元和閒古活字印本
撰者　宋 羅大經 撰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子- 雜家- 雜說- 南宋
索書號　貴重- 32
編號　C5775400

卷六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775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 3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鶴林玉露十八卷　慶長元和閒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廬陵 羅 大經 景綸

眞正英雄

朱文公告陳同父曰眞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麤豪却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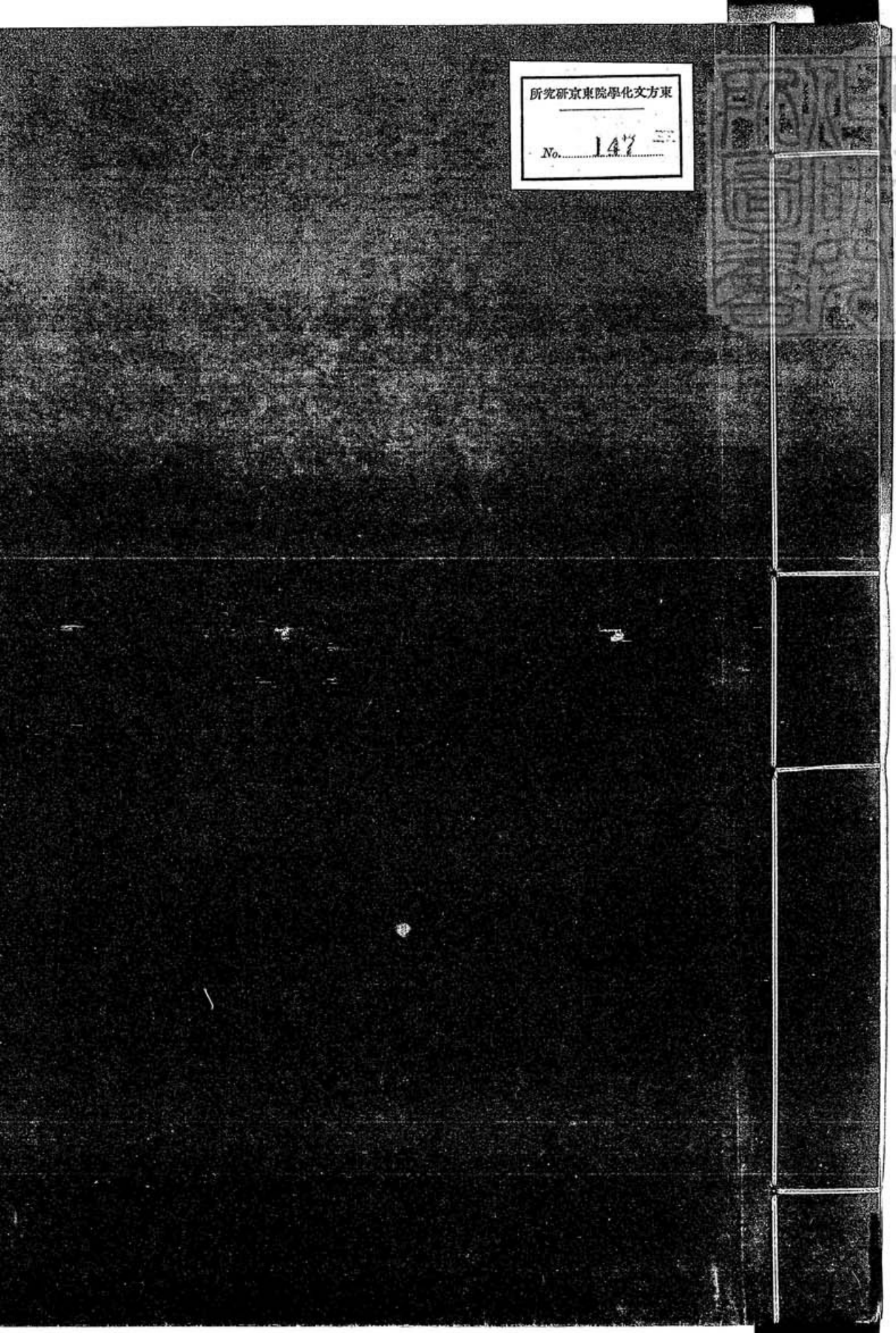
[illegible]著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鍼矣余觀

[illegible]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

[illegible]伊闕明德美功被于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

[illegible]而東征三年赤舄几几履龜鼈卒安周

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
No. 147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六

廬陵羅大經景綸

光堯福德

宋紹興中孝宗初入宮宰執贊光堯盛德眞堯舜用心上曰堯舜之事甚不難蓋脫蹤之意先定於此特矣厥後受禪之議定宰執稱賀且致戀軒之意上曰朕在位久失德甚多更賴卿等掩覆大哉言乎何其謙尊而光也不知堯禪舜時有此言否邵康節詩曰五事歷將前代數帝堯而下固無之

豈知中興內禪之盛美雖堯亦不能及也謂之光堯信矣其有光於堯舜禹受禪之後其所以事堯舜者當必盡道然要之君臣而非父子也文王受武王之養蓋方伯耳漢高五日一朝太公亦非身有天下者也惟唐肅宗之於明皇乃父子帝王然靈武即位已幾於篡內外牽制孝道大虧山谷之詩曰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蹋踏還京師內閒張后色可否外聞李父頤指揮南內淒涼幾荷話高將軍去事尤危潘邠老之詩曰天下寧知

罪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神器倉忙吾取惜兒不終孝聽五郎父子幾何不豹虎君臣寧能責胡虜南內淒涼誰得知人家稱節作端午至今讀者爲之淒楚惟我光堯爲天下得人而養崇以舜禹之資躬曾閔之行綵衣煜煌參侍遊遨於湖山之間賦詩飲酒承顏適志以天下養者二十四年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楊誠齋慶壽口號曰長樂宮前望翠華玉皇來賀太皇家青天白日仍飛雪錯認東風轉柳花春色何須羯鼓催君玉元日領春回

牡丹芍藥薔薇朶都向千官帽上開雙金獅子四
金龍噴出香雲繞殿中太上垂衣今上拜百王曾
有箇家風帝捧瑤觴王座前綵衣三世祝堯年天
皇八十一萬歲休說莊椿兩八千天父晨興未出
房君王忍冷立風前忽然鳴蹕珠簾捲萬歲傳聲
震八荒花外班行霧外天何緑子細望龍顏小窺
玉色眞難老底用臞仙九轉丹甘露祥風天上來
今回恩數賽前回都將四海歡聲沸釀作慈皇萬
壽盃堯舜同時已甚都祖孫四世古今無誰將寫
曰幕天手畫作皇王盛事圖光堯晚歲尤康強孝
宗嘗謂周益公曰太上極善將攝終日端坐不倦
全不飲酒晡時即入寢閣五更便起多服踈利藥
服牽牛圓至四五十粒其異稟如此他人如何及
聖壽登八十一云

文章性理

凡作文章演要胸中有萬卷書爲之根柢自然雄
渾有筋骨精明有氣魄深醇有意味可以追古作
者若作詩只就詩中探摸作四六只就四六中鬪

湊作古文只就史漢韓柳中取其奇字硬語模擬而爲之如此豈能如霓裳一曲高掩前古哉玉荊公謂今之作文者如拾奇花之英掇而玩之雖芳馨可愛而根柢茂如矣雖然豈獨之哉近時講性理者亦幾於舍六經而觀語錄甚者將程朱語錄而編之若策括策套此其於吾身心不知果何益乎魏鶴山荅友人書云須從諸經字字看過思所以自得不可只從前賢言語上作工夫又云要作窮理格物工夫須將三代以前規模在胸次若只在漢晉諸儒腳迹下盤旋終不濟事又云向來多看先儒解說近思之不如一一自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眞又非一一精躰實踐則徒爲談辨文采之資耳來書乃謂只須祖述朱文公諸書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政緣不欲於賣花檐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活精神也鶴山此論學者不可不佩服余輯心學經傳千卷序發之辭有曰學者不求之周程張朱而不本之六經是舍繩而宗可徒求之周程張朱固不

兄也不求之六經固不可徒求之六經而不反之吾心是買櫝而棄珠也

花卿歌

杜陵花卿歌末云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此詩全篇形容其勇銳有餘而忠義不足故雖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信用之語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以亞國風矣或曰末句乃恨李不用之之詞非也

杜陳詩

范二員外昇十侍御訪杜少陵於草堂少陵偶出不及見謝以詩云暫往北隣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疑紫綵陳後山在京師張文潛見無咎爲館職聯騎過之後山偶出蕭寺二君題壁而去后山亦謝以詩云白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排門衝鳥雀揮壁帶塵埃不憚外堂費深愁載酒回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杜陳一時之事相類二詩醞藉風流亦未易可優劣

騎牛詩

姚鏞爲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爲人踈(豪)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磵(澗)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埜題云騎牛無笠又無簑斷壠(隴)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何蓋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劾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得窮鬼力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楊子雲作法言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元鄭子眞不持錢子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余觀韓退之送窮文歷述窮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却得窮鬼力夷齊李鄭亦所謂得窮鬼力者也

方寸地

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

字雖不見於經傳却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其
辭云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
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錐地者亦有跨都葉
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斂
之其細無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体
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
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
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治此地猶不
治此地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亦經

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是
非辭遜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
察求輔仁切偲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糞灌溉
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
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欲必窒惰必警輕
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芟薙耘
耡法也優游而饜飲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躐等不
陵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揠苗郭橐駝之
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善而大化篤實而輝光通

神明贊化育乃實穎實粟之時參天溜雨之日也治地至此始可言若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里諺有留方寸地與子孫耕之說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爲無理要皆墮於一偏若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寖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於封殖惡種常至於蔓延其或認樲棘爲美擯認稊稗爲良苗則天之沃〻惡種曰見其猥大而嘉種微矣嗚呼噫嘻可懼也哉然則如之何曰在早辨

繪事

繪雲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除目損道心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得損哉彼慕膻齅

餌之念洗滌未淨往〻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
屨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
宜其看除目而心爲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
道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肬飲
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
云艮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
是無與於己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己但
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
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

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惧以奇形異物或脇
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爲之動久之乃寂然無有或
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
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也心安如
是又豈除目所能損哉

縷葱絲

有士夫於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府包子廚
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包
子廚中人何爲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廚中

縷葱絲者也曾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有委之作誌銘者無疑援此事以辭曰某於益公之門乃包子厨中縷葱絲者也焉能作包子哉

士修於家

全州士人滕處厚貽書魏鶴山云漢人謂士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夫能壞於天子之庭者必其未嘗修之於家者也可謂至論然余觀柳子厚河間傳非不修於家也及竊視持己者甚美左右爲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咈然則雖欲不壞於天子之庭得乎要之不壞於天子之庭乃特立獨行者也若夫中人雖然於家其不壞於天子之庭者鮮矣

用兵吉兆

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埋懷村燧大喜曰吾誅懷光必矣澶淵之役亦以宋捷爲吉兆岳飛誅楊么時公據洞庭出沒不可測偶獲一諜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耳飛大笑曰天遣汝爲此言吾必破其巢

宋時澶ㄧ之戰宋捷爲好捷字兵勝之意亦吉兆也

亡者如太公之立人
狐丨鳴丨ト陳涉初起兵使人狐丨於叢林中以為王為又書陳涉王三字置魚腹中使衆〻於〻顯著〻死亡符瑞〻吉兆者漢高過澤中大蛇當道乃拔劍斬〻老嫗泣曰吾子白帝子也今赤帝子斬〻漢〻火德王赤當以此〻文漢高匿芒碭山而人不能知呂后乃推往〻高祖大驚〻高〻所居〻上常有五色雲氣最如〻也

究三軍大喜迄平之蓋用兵行師倘得吉兆亦足以此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于野人〻〻與之塊此本相戲而子犯乃曰天賜也郤說從吉兆上去蓋以堅從亡者之心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為吉兆以動衆若老嫗赤帝之稱芒碭雲氣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豪傑之不景從乎

詩不拘韻

楊誠齋云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計出韻因難以見其工耳至於吟詩情性當以國風離騷為法又奚禮部韻之拘哉魏鶴山亦云除科舉之外閑賦之詩不必一〻以韻為較況今所較者特禮部韻耳此只是魏晉以來之韻隋唐以來之法若據古音則今麻馬等韻元無之歌字韻與之字韻通豪字韻與蕭字韻通言之及此方是經雅

尤楊雅謔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為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為秘書監延之為太常卿又同為青宮寮

寀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謔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爲戒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衆皆）歎其敏確誠齋戲呼延之爲蝤蛑延之戲呼誠齋爲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爲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蓋蝤蛑無腸也一坐大笑厥後閑居書問往來延之則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佳（在）誠齋寄詩曰文戈却日玉無價寶氣蟠胸金欲流亦以蝤蛑戲之也延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齋歌楚些萬象爲挫瓌偉詭譎我倡公和放浪諧謔尚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酢

韓平原

宋寧宗既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閣劉弼嘗從容告趙忠定曰此事侂（侂）胄不能無功亦須分（此）眥官職與他忠定不荅由是漸有邪謀迄逐衆君子余友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著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眥（此）官職乞平原余亦作一篇云齋壇一鉞底頭（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煙不不使慶元爲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

平原乃韓侂胄

莽大夫

司馬溫公玉荊公曾南豐最推尊楊雄以爲不在孟軻下至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乃始正其附王莽之罪書莽大夫楊雄卒莽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知惡之雄肯附之乎劇秦美新不過言孫以免禍耳然既受其爵禄則是甘爲之臣僕矣獨得辭莽大夫之名乎文公此筆與春秋爭光麟當再出也

劉潛夫詩云執戟浮沉計未踈無端著論美新都區區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莽大夫余謂名義所在豈當計所得之多少若以所得之少枉被惡名爲恨則三公之位萬鍾之禄所得倘多可以甘受惡名而爲之乎此詩頗礙義理余不可以不辨

李杜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爲歌詩不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杜稷蒼生曾不繫其心簪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本朝諸

史典諛通

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以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飢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躰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朱文公云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史之詩人沒頭腦至於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以正

交情世態

漢翟公爲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盖炎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竇嬰於擯弃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劉元城之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閑居亟問無虛月此又高矣至於巢谷年逾七十從步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

山居上梁文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

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虱自如拄九節之笻送鴻而去奇語也

聽謠詩

世傳聽謠詩云謠言謹莫聽又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疏骨肉聽之絕堂〻八尺軀莫聽三寸舌〻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作詞意明切類白樂天

畫馬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畫馬幹曰不必觀也陛下厩馬萬匹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爲曹輔太僕卿太僕廨舍國馬皆在焉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類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俊久久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自然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凝於神者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破竹生字下得最妙蓋胸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想像模畫也東坡文與可偃竹記云竹之始

生一寸之萌耳而節業具焉自蜩腹蛇跗以至于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公喜於畫竹者也故其論精確如此曾雲巢無疑工畫草蟲年邁逾精余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是既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爲草蟲耶草蟲之爲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風水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卜瀍澗之東西詩所謂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

虧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之聚此誠不可不信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躰使其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舍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不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生於山栗芽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爲朽壤[illegible]游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貧求吉地未能愜意至十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爲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爲仇讎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爲之也且人之生也貧富貴賤夭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矣楊誠齋素不

信風水之說掌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
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
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
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已惑乎今之術者言墳
墓若有席帽山則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以侍從重
戴故也然唐時席帽山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
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
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矣自有宇
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耶近時京丞相
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
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南軒辨梅溪語

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至東華門孝宗因論人才問
王十朋如何對曰天下莫不以爲正人上曰當時
出去有少說話待與鄉郡說十朋向來與史浩書稱
古則伊周今則閻下是何說話對曰十朋豈非謂
浩嘗伊周之任而責之乎上曰更有一二事見其
有未純處對曰十朋天下公論歸之更望陛下照

察主張臣父以爲陛下左右豈可無剛明腹心之臣庶幾不至孤立上曰剛患不中柰何對曰人貴夫剛之貴夫中剛或不中猶勝於柔懦上默然蓋史直翁與張魏公議論不同梅溪則是張而非史者也故上因直翁之說而有是言上又嘗曰難得伏節死義之臣南軒對曰陛下欲得伏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亦指梅溪而言也

道不遠人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諸遠有足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鞵蹈遍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六